

## 奢侈与资本主义

本书中的拉丁文和意大利文翻译得到北京大学彭小瑜先生的指教，特此致谢。

——译者

## 目录

### 第一章 新社会 / 1

原始材料和其他文献 / 1

一、 宫廷 / 3

二、 中产阶级的财富 / 7

三、 新贵族 / 12

### 第二章 城市 / 29

原始材料和其他文献 / 29

一、 16、17 以及 18 世纪的城市 / 30

二、 城市的起源及内部结构 / 33

三、 18 世纪的城市理论 / 48

### 第三章 爱情的世俗化 / 55

原始材料和其他文献 / 55

一、 非法爱情的胜利 / 60

二、 高级妓女 / 71

### 第四章 奢侈的发展 / 84

原始材料和其他文献 / 84

一、 奢侈的定义和性质 / 86

二、 宫廷 / 92

三、 宫廷的模仿者：骑士和暴发户 / 112

四、女人的胜利 / 130

**第五章 资本主义——奢侈的产物 / 160**

一、对这一问题正确和错误的表述 / 160

二、奢侈与贸易 / 168

三、奢侈与农业 / 189

四、奢侈与工业 / 200

**附录：《奢侈与资本主义》英译本导言 / 241**

## 第五章

---

# 资本主义——奢侈的产物

### 一、对这一问题正确和错误的表述

现在的问题是：在资本主义的起源时期，奢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它是否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如果是，又是通过什么因素？在17世纪和18世纪，这些问题引起了实用经济学家和理论经济学家的关注。在某种意义上，有关政治经济的所有其他问题都是以这些问题为核心的——同现在所有问题都集中在有关“农业的还是工业的国家”差不多。当然，那时并不用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的名称，而是使用诸如工业、制造业、财富等具体的术语。当然，在基本原则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不管从哪方面说，有一点是公认的：奢侈促进了当时将要形成的经济形式，即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正因

如此，所有经济“进步”的支持者，同时也是奢侈的大力倡导者。他们唯一担心的是害怕奢侈品的过度消费会损害资本积累。但是，就像亚当·斯密那样，每当他们想到总会有足够数量的节俭者在保障必要的资本再生产和积累，就会聊以自慰。

政府对奢侈采取宽容的态度。那些在 17 世纪资本主义制度迅速发展的国家，都废除了禁止奢侈的法律。1621 年颁布了服装法规，其中也包含了某些禁止使用奢侈品和美食的条款。<sup>[1]</sup> 在法国<sup>[2]</sup>，最后一个限制使用奢侈桌子的法令于 1629 年被取消了；迟至 1644 年和 1672 年，出于造币的需要，开始禁止为奢侈目的而过度使用贵金属。1636 年则出台了禁止使用价值超过 50 里弗尔的海狸皮帽；法国最后颁布的禁奢令是 1708 年的服装法令。自那时起，甚至权威人士也相信奢侈确有“必要性”（有益于资本主义工业），当时一些最重要的作家也为提倡奢侈而推波助澜，直到雅克·卢梭的追随者发起一场相反的运动。奢侈最令人称道之处是其创造新市场的功能。“奢侈绝对有其必要，”孟德斯鸠说，（在君主制国家尤其如此！）“富人不挥霍，穷人将饿死。”<sup>[3]</sup> 机智的柯耶教士（Abbe Coyer）在其关于“经商的贵族”<sup>[4]</sup> 的第二本著作中，对奢侈在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中的重要意义有过一些精彩论述：“奢侈犹如火，它也许有益，也可能有害。它毁灭富人的住宅，却维持我们的工厂。它吞没挥霍者的遗产，却使工人有口饭吃。它削

减少少数人的财产，却使多数人走向富裕。里昂的原料、织锦、黄金布料、花边、镜子、珠宝、马车、精致的家具、美味佳肴，如果这些都遭到禁止的话，那么，不仅数百万人将无所事事，而且同样多的人将面临饥馑。”

在众多有关奢侈的法语著作中，颇有才气的犹太人平托（Pinto）的著作最为有名，即《奢侈的理论，本论文力图确立如下事实：奢侈对于国家的繁荣不仅是有益的，而且是不可或缺的》<sup>[5]</sup>。书中引用伏尔泰的名言“多余，却很有必要”作为箴言。

在英国也流行着同样的观点，即奢侈虽是“邪恶”的和“堕落”的，但必须认识到，奢侈以其对工业的刺激作用而造福于集体。“挥霍是一种有损于人却无害贸易的恶习”<sup>[6]</sup>。甚至以道德取向著称的休谟也得出如下结论：“有益的”奢侈是好的，“有害的”奢侈虽是“许多不幸的根源，但通常较懒惰和闲散更可取些，即便没有奢侈，懒惰和闲散也会取而代之。”<sup>[7]</sup>最后，伯纳德·曼德维尔在其《蜜蜂的寓言》中事实上将这一观念发展成为一个社会哲学体系。他用这样的诗句赞美“奢侈”：

贪婪，邪恶的根源，  
这种该死的毛病  
助长了有害的恶习，  
并为挥霍提供了条件，  
奢侈，贵族的罪恶，  
可无数穷人藉此谋生，

可恶的傲慢使更多的穷人活命。

虚荣和忌妒本身

决定了工业的发展，

美食、家具和服装

显示了他们的愚蠢和轻浮，

而这种古怪可笑的恶习

正是推动商业前进的动力。<sup>[8]</sup>

在笛福的《十足的英国商人》中，专门讨论这一主题的章节具有特别的启迪价值。对这位非国教徒来说，评价奢侈的作用还真是一件滑稽而吃力的事。他从内心深处鄙视奢侈，因而，他对那些虽然经营小装饰品但自己并不使用华美装饰品的贵格会教徒极为推崇。然而，作为贸易的称颂者，他还不致于谴责奢侈生活，因为他认识到——这是使我们感兴趣的地方——奢侈是所有财富增长的源泉：“在那个时代，奢侈既活跃了贸易，也因此养活了穷人。”笛福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关于奢侈与资本主义之间真实的相互作用的资料，我在后面还将讨论这一问题。

德国作家也曾对奢侈作过长时间讨论，并认识到奢侈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意义。比如，施罗德（Schroder）就说过：“我希望在我们的土地上有更多辉煌的东西……因为富人的奢华有助于维持许多工人和穷人的生计……”<sup>[9]</sup>根据以上所述，人们有理由认为，现在的经济学家在研究现代资本主义起源时，应试图从这

些富有洞察力和学识的意见中受到启发。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诚然，对奢侈的问题曾有过大量论述，有关市场在资本主义工业中所扮演的角色问题也有许多理论化的阐述。但是，对于奢侈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却没有人能说出个所以然来。显然，评论家在奢侈和市场的问题上走入了死胡同。

所有殷实而节俭的中产阶级所具有的道德激情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被用来处理奢侈问题，每次总是得出从道德上解释的观点。甚至罗雪尔 (Roscher) 对奢侈问题的研究——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好的——在论及奢侈的好坏时归根到底是以道德情感为基础的。另一方面，像博德里亚的《奢侈史》这样的著作则只是对原始资料的编辑。

如何理解市场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马克思的著述引出了一种很不幸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市场的扩展，特别是 16 世纪殖民地的开拓给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巨大的推动，或者根据政治经济学历史学派的某种目的观（顺便提一下，这一观点很快得到了大部分经济“历史学家”的赞同），可以这样表述，市场在地域上的扩张，“外国市场”或“出口”，使资本主义的组织形式成为必需。在上一代，这一观点得到了杰出的学者、著述甚丰的思想家卡尔·布赫尔 (Karl Bucher) 的强有力的支持。他的理论是：手工业为消费者提供产品，资本主义则是为一群未知的消费者提供产品，手工业需要地方市场，

资本主义则需要地区间的市场。

毋庸置疑，上述思潮已得到所有经济历史学家的认可，然而我认为这是荒谬的，因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它已将这一领域的研究引入死胡同。在寻找潜藏在向资本主义经济过渡的原因时，对这一问题的处理角度是完全错误的。为一定范围的消费者生产还是为遥远的市场生产，这一点根本不能成为手工业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区分标志。资本主义很可能同面向特定的消费群体的精细产品联系在一起，比如承接定做衣服的裁缝业；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大量生意兴隆的手工业在变成资本主义企业前的许多世纪里将产品销往世界各地。

以下的讨论旨在将这个问题从上述困境中解脱出来，使更富成效的研究得以展开。这些讨论将揭示资本主义初期阶段结束之前，奢侈对它的决定性影响。它们循着18世纪的研究者已经中断了的思路继续往下走。在理解这种思路时，我们必须牢记几个基本概念。

奢侈曾从许多方面推动过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比如，贵族的财产主要以债务的形式转移到资产阶级手中，在这一过程中，奢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在这种联系中，我们唯一感兴趣的是奢侈创造市场的功能。下述思路将有助于很好地理解这一功能。

众所周知，一个资本主义企业要想取得成功，必须拥有最低限度的交换价值销路。销路的大小取决于两个截然不同的因素，即周转速度和商品的交换价值。商品

的交换价值又取决于两个因素：单位商品的交换价值和商品的数量。

因此，上面提到的最低限度销路既取决于贵重物品的有限销售，也取决于大量产品的广泛销售：特制品销售和批量销售。单个商品价值的增长可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集成化和精细化。正如我们所知道的，精细化有多种形式。集成化所涉及的物品，我们可称之为“合成物”或“联合体”，如机车、轮船、医院等。它们由普通物品组合成为新的、更大的实体，从而大大提高其价值。严格说来，此类物品的销售是以特制品形式出现的批量销售。

我们发现，早在能追溯到的欧洲国家历史之初，就同时存在着对必需品和奢侈品的需求。开始时，这两种需求还不算大，因此在长时间内，当时的各种群体，农民、工匠和无兵役租佃组织就能满足这些需求。通常，乡村、庄园、城镇及其周围的乡村所拥有的资源能满足必需品的供给。换言之，就普通使用的商品而言，供给和需求都有其地方经济基础。至于为特定目的而使用的商品，如果不能进口，或由领主的土地出产，则要求助于面向跨地区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工匠了。

在中世纪及其以后的几个世纪，经济的发展呈现以下景象：对普通商品的需求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因而对资本主义来说也就无足轻重。直到资本主义时代结束，普通大众的消费品和劳动工具（器具、工具、机器）

通常由家庭或工匠生产。只有两个例外，下面将要讨论到。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明显的。人口数量保持不变，人口集中也不明显，由于生产和运输技术停滞不前，因此对某种物品的大量需求无从实现。进一步看，由于生产技术和运输技术没有根本变化，对合成物品的需求也不可能增长，结果，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销售产品的市场也就无法扩大。

上述的两个例外是，殖民地（它们同样为资本主义工业开拓市场）特别是近代军队的出现。在这种情况下，低档或合成物品的大量销售在完全的资本主义出现之前也就是 18 世纪之前即已发生。在《战争与资本主义》中，我曾呼吁重视军队的合同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巨大重要性。因而，现在我们必须弄清楚这一问题的另一方面，并引用证据论证我们的观点，即奢侈，更准确地说是奢侈品需求的增长在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上面我说到，我将证实奢侈消费的增长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意义。这自然意味着，为符合今日的科学精神，我将用历史实证方法来证实本人关于这两个复杂现象之间关系的论断。当然，这决不是一件轻松的事，第一步尝试也许只能取得部分成功。这项工作的性质决定了提供详细证据的主要职责只能由下一代经济历史学家来担负。

经济学家粗枝大叶的习惯更是加大了这一工作的难

度。他们使用诸如“经济上升”、“生产的扩大”、“市场的扩展”等术语，使读者拿不准到底是手工业还是资本主义构成了所讨论的经济体系的基础。换句话说，读者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学到。在写作此书的时候，由于缺乏关于这一问题的现成的资料，我也不可能给它加入足够的资料。

## 二、奢侈与贸易

### 批发业

商品贸易早于商品生产以资本主义的形式出现，这不是不可能的。然而，若说在中世纪，意大利、法国南部、西班牙、德国南部的大商号主要是通过贸易手段积累财富的，对此我持认真的怀疑态度。我相信，还有其他手段使这些为数不多的大商号从数量巨大的小商人中脱颖而出，达到批发公司的水平，尽管并不完全排除这些商号只依靠贸易转变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可能性。但就算是这种情况——这正是使我们感兴趣的——毫无疑问，是奢侈品贸易促成了这种转变。

在中世纪，所有重要的贸易活动（因而资本主义是其唯一可能的组织形式）都集中在意大利周围。这些贸易活动要么是出口意大利产品（或进口他们生产所需要的原料或半成品），要么进口并销售东方的产品。

意大利从北方国家主要进口羊毛（为佛罗伦萨的奢侈工业所用，对此我们将在后面详细讨论）、毛皮和细麻布。

另一方面，意大利向北方出口的产品包括：丝和丝织品，最精细的布料，最精致的玻璃器皿，棉花和棉织品（正如我们马上要看到的，即便在近代，它们仍被视为奢侈品），葡萄酒和武器。

所有在意大利或经意大利购买的东方的商品，同样都是为了满足富裕阶层对奢侈的需求。当然，教会所使用的产品，比如熏香，是个可能的例外，但这也是奢侈消费因财富的集中而成为可能的实例。在中世纪就已经存在的对外国药品的需求，我同样将其列入奢侈品的需求范围。甚至在后来，直到我们现在讲究人道并关心民众福利的时代，外国药品仍属奢侈品，因为全体平民和普通公民还在使用从他们自己的森林和田地里采来的药草治病。

下面是威廉·海德（Wilhelm Heyd）为地中海东部地区贸易编制的商品清单<sup>[10]</sup>（按商品的用途排序）：

1. 药物，也作食物调味品用：芦荟油，沉香木（也用作香料或橱柜木料），香液，艾菊，高莎草，五倍子，姜，樟脑，小豆蔻，鸦片酊，玛哪，石脑油，诃子，大黄（通便用的），桂皮，藏红花粉（也用作染料），墨牵牛子脂，黄芪胶（也用作染料），不纯锌华和片姜黄。

2. 香料及其他：主要是胡椒粉。无疑在整个中世纪，迟至近代之初，胡椒粉是一种知名的奢侈品，只出现在富人的厨房里，或成为权贵们互相赠送的礼品；丁香，

其价格是胡椒粉的两倍甚至三倍；肉豆蔻，肉桂；糖，迟至 19 世纪，它还被视为富人的美食。

3. 香水和发香材料：安息香，乳香，麝香，檀香，熏香，琥珀（也被用来雕刻成各种物品）。

4. 染料：明矾，巴西木材，洋西，靛青，胭脂，漆；所有精细的染色工序中使用的材料；乳香（用作上光）。

5. 纺织原料：丝和最精细的埃及亚麻布。

6. 装饰品：珍贵石料，珊瑚，珍珠，象牙，瓷器，玻璃制品，金线和银线。

7. 衣料：丝，锦缎，天鹅绒，细麻布，羊毛和棉花原料，如细麻布，上浆硬棉布，羽纱，这些与丝绸相像，价格同样昂贵。

这些原料部分是从东方经海路运到欧洲，同样，部分从意大利运往东方和欧洲其他国家。只要检查一下中世纪的海关收据，比如科莫海关的收据，我们对当时奢侈品的质量之高就可看得很清楚。据舒尔特<sup>[11]</sup>估计，在 15 世纪，经圣哥达山口运送的商品价值在 32 万到 51.8 万镑之间<sup>[12]</sup>。这些商品的大约重量据说达 25 000 英担，因此，每英担价值大约 50 弗罗林，每磅价值约 0.5 弗罗林（在 1913 年，约值 4 马克）。

15 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后，贸易仍未发生什么大的变化，甚至直到 19 世纪，东方与西方之间，欧洲与美洲之间的商品交换仍然以高级奢侈品为主。这一时期只是贸易数量有所增加，也出现了一些新商品，主要是烟草，咖

啡，茶叶和可可。但是，直到早期资本主义的末期，这些商品（也许烟草属于例外）仍然只有富人用得起，因而，它们应该被继续看作是奢侈品。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最重要的奢侈品的消费的增长，可以通过下面的数字清楚地表现出来：

英国通过东印度公司进口的茶叶

年份	
1668 年	100(磅)
1710 年	1 420(英担)
1731 年	8 168(英担)
1761 年	26 192(英担)
1784 年	86 083(英担)

让我们假设这些商品的一半留在英国并且被这个国家消费掉。然后我们以芬利森 (Finlaison) 提供的人口数字作为计算的基础：

年份	百万
1700 年	5
1750 年	6
1800 年	9.187

这样，我们就得出下面的人均消费量：

年份	磅
1700 年	0.01
1730 年	0.08
1760 年	0.2
1784 年	0.5

1906 年，联合王国的人均茶叶消费量达到 6.5 磅，平

均每个家庭 30 到 35 磅，总消费量达 2.7 亿磅。下面的统计使事实更加一目了然：茶叶的使用数量有能力接近目前英国的茶叶消费量的家庭数量如下：

年份	大约家庭数量
1668 年	3
1710 年	2 000
1730 年	12 000
1760 年	40 000
1780 年	140 000

据亚历山大·冯·洪堡 (Alexander von Humboldt) 计算，1800 年的欧洲咖啡消费量大约达到 140 万英担；而据贝洛赫 (Beloch) 计算，当时欧洲的人口大约是 1.2 亿。因此，当时的人均咖啡消费量已经超过了 1 磅。根据这一消费水平，我们可以认为，咖啡已成为一种大众商品，特别是考虑到 1910 年德国的人均年咖啡消费量还只达到 6 磅。

洪堡认为，当时欧洲的糖消费量是 450 万英担，即人均 3 到 4 磅。现在德国的人均糖消费量是 38 磅。以蜂蜜增加甜度的方法曾长期使用，这就清楚地表明，甚至在 18 世纪，糖还不是一种普通消费品。直到 1750 年，在德国，蜂蜜仍然是增加甜度的首选物品，它还被用来保存水果，并被作为啤酒制作的配料。可以认为，就富裕的西欧国家来说，18 世纪中叶前后，糖已不再为富人所独享。但在欧洲其他国家，这种变化的发生也许是在